

初墨稿

# 请娘子安

你的地盘，我就是规矩！



为了告别旧时光，  
苏言嫁人太匆忙。

→ 谁知相公脾气软  
又是照顾又帮忙。

我睡懒觉你请安，  
你去喝酒我买单。

← 一气写下和离书，  
赶出家门霸占房。

茶会皇室齐登场，  
苏言恨铁不成钢。

→ 斗争之中露真相，  
相公竟是一匹狼。

花火工作室霸气推荐

这绝对是史上  
最绝密最火爆的  
攻略秘籍！！

其实一个人  
真要给你幸福，  
谁都拦不住！



初靈卷



你的地盘，我就是规矩！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请娘子安 / 初莹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383-7

I. ①请… II. ①初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07468 号

**书 名** 请娘子安

**作 者** 初莹

**选题策划** 怪兽工作室

**出版统筹** 黄小初 邹立勋

**责任编辑** 胡小河 姚 丽

**文字编辑** 孙 逊 彭紫薇

**责任监制** 刘 巍 江伟明

**出版发行**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**集团地址**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**集团网址** <http://www.ppm.cn>

**出版社地址**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**出版社网址**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**经 销**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**印 刷**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
**开 本** 880 mm×1230 mm 1/32

**字 数** 196千字

**印 张** 9.5

**版 次** 2015年6月第1版,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**标准书号** ISBN 978-7-5399-8383-7

**定 价** 24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目录

- |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新欢旧爱齐登场  | 001 |
| 第二章 | 苏言追夫到万春楼 | 019 |
| 第三章 | 唐姑爷府上琐事多 | 032 |
| 第四章 | 有个郡主很任性  | 045 |
| 第五章 | 苏言智退茶农   | 061 |
| 第六章 | 旧情人竟用苦肉计 | 080 |
| 第七章 | 淮安茶会好热闹  | 099 |
| 第八章 | 回娘家触动伤心事 | 132 |
| 第九章 | 贪酒的撮合有隐情 | 152 |



# 目录

- | 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章  | 大舅子上门来拜访  | 178 |
| 第十一章 | 郡主受辱苏府陷困  | 194 |
| 第十二章 | 疑团难解困境依旧  | 214 |
| 第十三章 | 唐青宣护妻瞞宗仇  | 237 |
| 第十四章 | 敌我交锋至亲被囚  | 260 |
| 第十五章 | 父债宗仇一笔勾销  | 279 |
| 第十六章 | 佳人在侧岁月静好  | 288 |
| 番外   | 佳人摆弄了天子一道 | 295 |





## 第一章

### 新欢旧爱齐登场

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

历元朝皇都春雪将将融化，新芽初露，江南淮安却已是春风轻拂柳，娇花满河堤。二月伊始，延绵几十里的墨绿茶园之中，排成梯田状的茶树如今抽出嫩绿牙尖儿，让人看了好不喜欢。

淮安城百年来掌握着全国最大的茶叶生意，在江南一带以富庶闻名。淮安老小，无不跟茶叶打交道，上至在灶台前伛偻烘茶的老一辈，下至在茶山打滚戏耍的孩童。

最近五年，淮安商城风起云涌，明里暗里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在茶界立足使尽手段。而在近几年，送入宫中的贡茶，也已悄然从老茶商手中转移至淮安淳塘坊和逸香坊。

早春将至，又是一年贡茶竞标之时。皇帝步临坐在龙案之后，蹙眉挥笔，一纸圣书，传至淮安。只不过这一年，同圣旨一起去往淮安的，还有一位不速之客。

而远在江南的淮安百姓，自然不会知道皇都那些事儿。对他们来说，淳塘坊主唐青宣同淮安知县的千金苏言的婚礼，才是天大的热闹事。

有传言说，知县千金旧时有个全城皆知的相好，那小相好为了她屈身在衙门当师爷。此人正是逸香坊的卓当家，卓远。

二人相识已久，算得上青梅竹马。女有意，郎有情，终日在淮安街头出双入对。本以为是金玉良缘的一对，却在半途杀出个唐青宣，横刀夺爱抢了苏言。八抬大轿，明媒正娶，正月未过，便迎了苏言过门。

一时间，街头巷尾，议论不息，流言不止，如此反复，已有近一个月。

“今日我又见苏家三小姐跟卓当家携手游湖，好不自在。”

此话一出，本该是在茶山劳动的淮安百姓，纷纷放下手中器具，扎堆成几处，或聚于茶馆，或立于县衙门口，或趴在唐府的院墙上张望。

诚然，知县千金苏言，逸香坊当家卓远和淮安城首富、淳塘坊当家唐青宣，三人之间的情爱纠葛，强取豪夺，棒打鸳鸯之事，在淮安百姓眼里，远比茶叶有意思得多。

茶馆二楼西厢雅座。

“啧啧，昨日我亲眼瞧见唐家小厮急急忙忙扛了长梯子救人。唉，闹了大半个月，真是作孽啊。”

“唉，也不知将苏小姐救下没。”

“说到底，那苏小姐也是个想不开的人，那唐少爷无论家世人品，皆是上等，凑合着过吧。”

流言猛于虎，更何况是盛行了大半个月的流言。这淮安城上上下下，如今也只有唐府里才算得上安宁了。

唐府的随园，是唐青宣住的地方。

园子外的漆木门半遮半掩，一青衣小厮蹲于墙角，抱着手臂打盹儿。

不多时，院外走进三个少女，身着同款墨绿绸缎长裙，梳少女发髻，个个生得秀美。这三个女子，便是唐青宣自小收养的三个徒弟。三人以镶字为辈，分别取名：镶栊，镶芸，镶草。

三人一行走至青衣小厮跟前，相互一使眼神，其中一人抬腿踹了下打盹之人。

青衣小厮猛然惊醒，抬头之时，睡眼惺忪，蹙着粗眉，看架势是即将破口大骂扰他之人。

“元宝，昨夜里苏小姐她悬梁了？我师父呢？”

元宝瞧清了来人，一个激灵便转醒，噌地跳起身，欲往一旁逃去，却被三人团团围住。无奈之下，元宝搓着手，嬉笑道：“好姐姐们，少爷的事儿，岂是元宝过问的？”

元宝话将将出口，惊觉哪里不对，回想一番，急得跺脚：“呸呸呸，什么悬梁，晦气！”

说完又觉得更是不对劲，他歪头略一思忖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。奈何眼前三人不肯放过他，直直将他逼近墙角。

“那昨夜里怎么闹出那样子的动静？师父呢？”

眼前的脸愈渐逼近，元宝苦了脸：“少爷同姐姐们最亲了，你们尚且不知少爷在何处，何苦难为元宝呢？”

镶草在三弟子之中最为年幼，她看了看其余三人，慢吞吞道：“昨夜……昨夜我在府外遇见师父了。”

“草儿怎的不早些说？”自从那位过门以来，他们三人已经有许多日不曾见过自家师傅了。

“师傅……师傅说去万春楼逛一晚。”

闻言，其余两人望了眼寝屋紧闭的大门，心道：师父半个月不宿在府上，却独独喜欢去万春楼，莫不是对新来的那位不上心？

悄悄退至院外的元宝则躲在一旁抚了抚胸口，一看天，快午时了，该给少爷送饭去了，也不知他昨夜在万春楼睡得可好。今日一大早夫人便出门了，他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，定又是与那卓当家私会去了。奈何少爷早有交代，说是夫人的事不许干涉。唉，真是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

与此同时，在西淮河畔，可谓有着另一番光景了。

西淮河是淮安的护城河，此时河畔柳絮初飞，纷纷扬扬随风飘落于河水之上，映着午时的日头，波光点点，甚是好看。

遥遥望去，河畔柳树之下，一男一女一方棋盘，透过星点日光，在这春日里，真可謂是神仙眷侣，临案对弈，好不舒畅。

男子夹执黑棋，勾了嘴角看一眼女子，直直将棋子落下：“两盏茶，



言儿又进步了。”

女子将白棋一丢，揉了揉鼻子，紧接着就是一个喷嚏。

“好不容易盼来个晴天，怎么喷嚏连连了，扫兴。”女子转个身背靠柳树屈腿而坐，埋怨之声听在耳中别有一番味道，“你也无趣，下了十几年的棋，也不知道让一让我。”

言毕，她揉了揉额角，歪头唤道：“暖儿，冰糖肘子可还有？都午时了，有些饿了。”

河畔树丛后钻出一个小脑袋，齐平刘海下的乌黑双眸瞪得甚大：“小姐，那唐府又不是咱自己府上，何来冰糖肘子备着？”

女子挑眉：“方才那是？”

小丫头暖儿朝男子努努嘴：“是卓公子带的。”

女子斜斜瞅一眼男子，对丫头摆手道：“你去醉香楼点几样菜送来，我与卓远在这里等着。”

暖儿白了眼女子，无奈道：“小姐，姑爷提亲当日，你要他一手置办嫁妆，刚拜完堂，却又将那十几个大箱子全搬到了苏府别院。咱也没从老爷府上带些日常用的银子，你叫暖儿拿什么给你买冰糖肘子？”

女子轻笑一声，眯眼瞧着小丫头道：“你这小妮子倒是会持家，这些年我赏你的银子首饰也不少了，改明儿替你寻户人家，你揣上自己的钱财嫁了，过你的日子去。”

“哎！我去还不成吗！”暖儿心里懊恼，晃晃脑袋起身，嘟囔着往醉香楼方向而去。

男子含笑将此景收于眼底，待暖儿走远，方也移了身子，同女子一般，靠坐于树上。他轻揪了根嫩草在手中把玩，似无意般开口道：“今早出门，又听街坊议论，言儿昨几个晚上又同唐当家的闹了？”

女子摇首道：“不曾。”转而又道，“只是些小事。”

男子嘴角笑意不改，眼神却稍稍一滞：“那日，你怎么突然答应嫁给他了？”

女子垂了首，言笑晏晏，说出的话，却很是伤人：“因为我不想同

你好了。”

身旁男子卓远，自她八岁那年与之相识，两人并肩同行在淮安城各处，也是常有的事情。她是淮安知县千金苏言，卓远是长公主后人，淮安逸香坊的卓当家，亦是县衙里的师爷。旁人皆以为，以两人的情谊和身份，她苏言不论如何，终是该与卓远成一对的。

要说成亲之前，苏言也是那般想的。可明示暗示了几回，卓远都不曾给她一个明确的回应。偏偏那个唐青宣烦得紧，三天两头往苏府跑。自家苏老头被他哄得乐乐呵呵，成日来劝她答应这门亲事。

说起来，街头巷尾那些传闻，她不是不知。对于唐青宣“强娶”苏府三小姐，拆散一对鸳鸯的流言，她听来全不在意，丝毫不当回事。

苏言轻轻抿唇，沉默了一瞬，又道：“日子过得有些无趣了，嫁人也不错。”

卓远轻轻点头，闭眼靠着柳树假寐，良久不语。

两人静静坐着，好似快要睡着了。

苏言等了许久也等不到冰糖肘子，便动了动倚靠树干的身子，抬手遮着额头，眉头微蹙。

卓远听见身后人的动静，突然开口问道：“如果那日……”

苏言拳头紧握，紧紧抿唇。那日大抵是成亲之前那天了，她跑去与卓远说，她要嫁给唐青宣。卓远只是盯着她瞧了半晌，笑着应了声：“好。”

那天回家，她闷在被子里直到睡着。也不知是因为赌气或是别的，醒来她便收了唐青宣的聘礼，三日后坐上了婚轿。

这厢卓远隔了良久，也没将话说完，只转头看向苏言，抬手替她拂去额前柳絮，眼中暗波流转，情绪不明，半分忍耐，半分压抑，轻吐出一句话：“是不是饿得很？”

苏言呆了呆，紧握的拳头缓缓松开。

拜堂礼毕入洞房之时，那人踏进房中便见她掀了盖头吃点心。他也是这般问的：“是我疏忽了，婚礼向来烦琐，你肯定还没吃东西，是不是饿了？”

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唐青宣，不似戏台上那些花花哨哨的新郎官，他将大红喜袍，穿出了另一番英俊倜傥。

苏言心里没来由地烦躁。她搁下点心起身，绕着欢喜而立的唐青宣走了一圈，盯着他腰间的龙凤束带，冷冰冰道：“我暂时不习惯与人同住，你将此处让给我吧。”

唐青宣似是早料到如此，好商量得很，转身绕过她取了两杯酒，笑道：“娘子喜欢此处，是为夫的福气，岂有不割爱之理？不过，这合卺酒断不能少了。”

俗话说得好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苏言接过唐青宣递过的酒，两人交互着手臂喝完。

唐青宣正待转身出门，却闻苏言又嘀咕：“我素来也不大喜欢红喜之物，若是能撤了去，便更是好了。”

唐青宣毫不迟疑，大手一挥，招来元宝，将红喜之物均给撤了个干干净净。整个唐府，愣是瞧不出一丁点喜庆之意。

之后，唐青宣果真不同苏言宿在一处，就连白天，也甚少去苏言的屋子。只是偶尔去苏言所在的书房，同她坐着喝杯茶，抑或是路过之时，站在窗外瞧几眼苏言。这些自有暖儿在苏言耳边唠叨。

苏言还记得有一日她坐在院子里摆弄她大哥送她的九连环，正值无从下手之际，身后伸出一双手，轻轻拨弄她手中的九连环，几下便将环给解开了。

来人正是唐青宣。自成亲起，这算是苏言少有的几次同他相处，还是这般靠近。苏言见九连环几下被他解开了，心里有些不快，蹙眉离身后人远了些，闷闷道：“我好不容易将这九连环锁上的，不想被你解开了。”

唐青宣一愣，然后轻轻一笑：“如此是为夫的不是了，只不过，娘子要我如何赔偿？不如……今夜以身相许？”

苏言摇首，笑道：“那倒不必，你只要答应我，以后不过问我做的事。”

唐青宣眼珠一转，将九连环从苏言手中拿过，又拨弄了几下还给她，



道：“不是什么大事，只按照娘子的意思便是。”

说完，他拿起石桌上的茶杯，缓缓喝了一口，暧昧地看了苏言一眼，便怅然离去。留下苏言对着茶杯发愣，他，他喝的是本小姐的茶！真是岂有此理。

此时的苏言思及此，嘴角不知不觉牵起一抹笑意，将袖袋中的九连环取出，递给身旁的卓远，狡黠一笑：“随意拨弄了几下，你试着解解看。”

卓远心知她最喜爱这些小玩意儿，便接过九连环，边摆弄边作不经意间问：“我听闻，昨夜里唐当家的宿在万春楼琴真姑娘那处。”

苏言眉心一跳，琴真？那不是淮安第一花魁吗？

苏言记得昨夜她梳洗完毕以后趴在床上看画本。

正将看到诸葛亮大摆空城计，突然屋中烛火暗了又亮。她抬头便看到唐青宣站在床头俯身望着她。苏言隐约觉得唐青宣眼神有些不对，好似是以往家里那只波斯小犬见着肉骨头的模样。

于是，她顺着唐青宣目光一瞧，见到了自己胸前那一片春光。

苏言定了定神，翻个身坐起，又顺手挠了挠衣襟。沉默了许久，瞧见暖儿先前放在桌上的红豆汤，她心里一动，便道：“你只管瞧了去，反正我是要出墙的人。”

唐青宣一愣，心中将“出墙”二字反复琢磨了几遍，而后转身对门外喊道：“元宝，传人搬梯子，快。”

苏言愣了愣，不多时便见元宝扛着长梯，将脑袋探入屋中：“少爷，梯子来了。”

“放着吧。”唐青宣言罢，又对苏言说，“娘子若要爬墙，为夫自当替你竖梯。”

苏言盯着唐青宣瞧了一眼，那人对着她笑得正欢。她努了努嘴，起身绕过唐青宣，吩咐元宝将梯子在院墙边放好，撩了裙摆便往上爬。谁知腿脚不争气，一脚已经踏空，苏言稳不住身体，眼看着就要落地。

亏了唐青宣学过轻功，紧要关头将她稳稳接住。两人落地之时，他轻轻松了口气，说：“娘子可要当心，这梯子不适合爬墙，改明儿让元

宝换个稳妥些的。”

苏言被他这么一救，心里有些歉疚，却赌气道：“不爬了不爬了，你爬！”

唐青宣将她额前的发丝拨开，笑道：“请娘子教导为夫，这爬墙该如何个爬法？”

苏言看着他的笑颜，轻飘飘道：“这一个月，你去万春楼宿着吧。我听人说，那里头女子最多，想必那里的红杏也是比寻常地方多上一些的。”

苏言想起唐青宣那如玉面容上的奇怪表情，不知不觉又是一笑。

这一笑，落在卓远眼里，可真是刺眼。他听见苏言欢快地说道：“我让他去的。”

“言儿这一回玩得可过瘾？”卓远默然了半晌，只吐出这样一句话。

苏言眼皮轻抬，讥讽地一笑，说：“我是认真要同他好好过的。”

卓远喉间一噎，嘴角笑意凝滞，只望着苏言。

苏言神色忽地认真起来，她说：“卓远，那日我同你说我要嫁给唐青宣，是诓你的。我并未答应他要嫁，不过是急得很了，来探探你的心意，却不想这十年我到底是单相思了一把。”

卓远一怔，正待答她，却被她截住了话头。

“如今也好，我也不讨厌他，唐家那些个小厮丫鬟成日里笑嘻嘻的，比苏府上的好多了去了，饭菜也比苏府的好。你不必挂心我了，过去的事情，我都不记得了。”

“嗯。”卓远喉间轻轻滚动，心内百般辗转，却也说不出多余一字。

苏言取过他手中的九连环继续摆弄，正烦着怎么接连三四日都解不开九连环，手中之物突然被人夺了过去，紧接着塞给她一个食盒。

“娘子，冰糖肘子。”

苏言抬头，映入眼帘的，正是被自己赶至万春楼的唐青宣。他今日穿了身青色长袍，清瘦的脸逆着阳光，苏言看得不真切。

“日头大了些，你往我这儿靠一靠。”唐青宣动了动身体，将将挡

住阳光，顺便一并将卓远也挡在身后。

她将手中的食盒往草地上一搁，从另一侧向后看向卓远：“冰糖肘子，你要是不要？”

卓远正要答话，身旁站立之人将一物抛给他：“醉香楼招牌菜，酱香牛肉，卓兄，随意便好。”

“多谢。”卓远勉强一笑，接过油纸包，握在手中继续静坐。

苏言见卓远午饭有了着落，便自顾自打开食盒，闻见香味便馋得不行，再想着这一盘肘子都是她的，眉眼之间更是挂满了欢喜。

唐青宣见她笑得跟猫儿似的，轻笑着在她不近不远之处坐了下来。

眼见着苏言吃了几近大半，也不见她搭理自己，唐青宣便悄悄往苏言旁边挪了几分，从容地从袋中取出另一个纸包。

苏言听见动静，放下手中的筷子看他，嘴角的油光也来不及擦掉，只看着唐青宣打开纸包。她以为会是跟卓远那份一样，里头是酱牛肉。

唐青宣慢条斯理地打开纸包，又从容地将纸包里的两个白馒头取出。苏言在瞧见两个白花花的大馒头之际，傻了眼。

她自是知道白馒头比不上她的肘子和卓远的酱牛肉。她紧了紧手中的筷子，鼓起勇气，凑过去问他：“你要肘子吗？虽……虽说被我吃得样子难看了些，可到底比你的馒头好吃得多。”

唐青宣悄然一笑，盯着她道：“娘子这是要喂我？”

苏言认真摇首：“你倒是想得有些多。”

她又想起那天唐青宣用她的杯子喝茶，便又添了一句：“你可有多拿一双筷子？”

唐青宣轻笑着不回答，替她擦了擦嘴角的油汁，晃晃手中的馒头，道：“万春楼酒肉多，吃得有些腻了，换个口味清清肠胃。”

苏言默不作声，她想起先前卓远说的，唐青宣昨夜里宿在花魁琴真姑娘的屋子里。她心里有些不快，闷闷道：“也是，酒肉多，红杏也多。偏你还摘了最红、最好的那颗。”

言罢，她也不想继续吃那肘子，只用筷子一下一下戳着，心里想着

那肘子便是琴真。

唐青宣听她语气是吃醋了，惊讶中带着欢喜。他伸出手去将苏言手中的碗筷接过，将苏言吃剩下的，尽数吞入腹中，不急不缓，优哉游哉。苏言看着他吃得姿态优雅，脑子里一会儿是他用她的茶杯喝茶，一会儿是他在琴真那边喝酒，一会儿又是眼前吃着肘子的唐青宣。恍惚之间，她也未察觉手被唐青宣握住了。

卓远将两人的行为看在眼里，心里早已乱如丝麻。他拂了拂衣摆亦起身，抢先开口道：“为时不早，言儿早些回去为好。”

苏言回过神，抬手拂开吹至耳畔的发丝，点头道：“你帮我跟苏老爹说一声，街头那些个流言听不得的。”

卓远看着两人交握的手，勉强微笑着颌首道：“好，定当将话带到。”

苏言又说：“多谢。那便改日再叙，言儿另有他事请教。”

“无须劳烦卓兄，岳丈府上，唐某今晨已遣人将市井流言解释了一番。”疏远且又镇定的声音从苏言身后传来，唐青宣走到苏言身侧，文雅的面孔上满含笑意，“另外，唐某听闻，长阳步家之人，已至淮安。近几日，卓兄怕是不得空了。”

卓远先是一顿，望了眼苏言，而后客气道：“唐兄果真细心，多谢。”

唐青宣挑眉一笑：“不客气，还要多亏你替内子解闷，若有机会，定当再以酱牛肉一谢。”

卓远客气地应了之后，又向苏言道了声别，便自行回了卓府。

待卓远走后，苏言自行走在前头，唐青宣不近不远地跟着她，两人沿着护城河，缓缓往家走去。唐青宣见苏言时不时慢下脚步等自己，便好像有暖风拂面，心里好不欣喜。

两人走了没多久，苏言突然停了脚步，转身盯着唐青宣。

河畔清风乍起，在初春里也带了些寒意。唐青宣侧了侧身，移几步站在风口，替苏言挡住风。

苏言神情严肃，唐青宣的一举一动皆看在眼里。她心里带了不少疑问，摇了又摇，反反复复酝酿了好几遍，最后静静地问：“你是不是早就知

道我跟他的事儿了？”

唐青宣心中一动，却故作不知，道：“跟谁的事儿？”

苏言撇撇嘴，不再继续盯着唐青宣看，低了头看着鞋尖，低低道：“我跟卓远的事。”

唐青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自家小娘子。这若是答得直截了当，怕她面上挂不住，日后这追妻路不免又会磕绊些。若是迂回婉转了，又怕她钻到牛角尖里。

斟酌再三，他正想回答，却听苏言兀自往下说：“我同他以前好过。”她顿了顿，又接着道，“不过没有你们想的那样好，他待我像妹妹。”

唐青宣轻叹，苏言那语气，像是含了不少委屈。他自是非常心疼苏小娘子，却想着就此下猛药，雪上加霜，彻底断了苏言心里余下的那半分念头。

他拉了苏言的手，任她挣扎了几下，说：“能有什么事儿呢，娘子？你二人相识十年有余，若是真想好，早先便好上了，今日你又如何会是我的娘子呢？”

苏言撇了撇嘴，心里愈发觉得她以前忒自作多情了。果真如唐青宣说的那般，若卓远真想同她好，她早就不必费尽心思探他心意了。这样一想，她反倒不执着于卓远不接受她这件事情了。

“我知道。”苏言无奈道，又似记起什么，“你怎么会来这里？”

唐青宣摊摊手：“无意间在醉香楼遇到暖儿，那丫头忘记带银子了。我寻思着娘子你得回家了，便给你送肘子，顺道喊你回家。”

苏言点点头，愧疚地说：“也算是我的疏忽，近日里流言太多，我瞧着早上我跟卓远出来，街坊们许是又要议论几番了。”

唐青宣牵了苏言继续往唐府走着，一路上遇到不少淮安街坊。几位路人料不到苏言会同唐青宣一齐出现。更为惊奇的是牵着苏言的那人，并非苏言的老相好卓远，而是横刀夺爱的唐青宣。

两人穿过长街，便到了唐府前的小巷。

苏言一路上沉浸在她与卓远“好”与“不好”的问题中，这么一路走来，越来越觉得是自己自作多情久了些，也顺带着为自己嫁进唐家的决定，



做了几番肯定。

手上力道一滞，苏言不曾察觉到唐青宣停下了步子。一个不留神，她直直地撞上了唐青宣后背。

身后“啞……”地传来吸气声。唐青宣转过身，面向苏言，抬手替她揉着额头，轻轻柔柔的。

“想些什么这般入神？”唐青宣见苏言摇头，接着又说，“娘子想什么都可以，只是不能想卓当家的。”

苏言下意识地张嘴问他：“为何不行？”

唐青宣笑得欢快，自以为理所当然地说道：“因为全淮安能与你相公我媲美的，勉强算算，也只有他了啊。”

苏言愣愣地点头，琢磨半晌也没觉得他哪里说得不对，只觉得今日他脸皮厚了些许。

两人就在风口处站着。身后不远处围了一堆旁观者，想着得到一手八卦消息，好在晚上夜市里开个话头，消遣消遣这段绯闻。

苏言记起暖儿今日要给她做莲子汤，便急着要回家：“暖儿炖了莲子羹，我回府了。”

走出几步觉得不妥，回头见唐青宣仍旧立在原地不动，她眨巴了几下眼睛，清清脆脆地喊他：“你不喝吗？”

唐青宣眉眼弯弯，笑着摆手：“娘子让为夫在万春楼留宿一个月，为夫自是不敢违背的。”

苏言歪头想了想，头点得异常诚恳，异常认真。她略微提高声音，对唐青宣喊道：“也是，再有二十九天，你方可回家。”

话音将将落下，她便瞧见巷口那人笑得狡黠，风吹起他的衣袖轻轻飘动。只听见他的声音顺着风传了过来，如此熟悉，那般亮堂。

“不，五十九日。娘子，今年是闰年，闰二月。”

苏言脚下个趑趄，待到转过身，巷口那人已经不在。只余下那些看热闹的百姓，或指点，或谈笑。

苏言觉得有些好笑，自行回到府中，便有暖儿捧了莲子羹候着她。